9年级语文第27课时《诗中圣哲》拓展作业

**【拓展任务一】拓展默写**

1.古诗词中有许多与“山岳”相关的诗句。其中，你读过的两句诗是“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，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”和“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，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”。

2.古诗中不乏对春天的描摹，有的展现喜悦，有的则展现愁情，请你各找出一句印象深刻的诗句是“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，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”和“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，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”。

**【拓展任务二】拓展赏析**

3.《春望》和《渔家傲·秋思》都是感怀之作。杜甫的《春望》写于安史之乱开始时，范仲淹的《渔家傲·秋思》作于西北军中。《春望》中有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，《渔家傲》中有“人不寐，将军白发征夫泪”。请概括两首作品中“泪”蕴含的情感有何异同。

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

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

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

4.独是一种感觉，更是一种心境。王维“独坐幽篁里，弹琴复长啸”，展现一个人自在逍遥，与世无争的状态。陈子昂登上幽州台，“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，叹息人生短暂、报国无门，展现一腔孤独愁苦。请你写出一句含有“独”字的古诗词曲，并简述展示了作者怎样的心境。

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

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\_

**【拓展任务三】拓展阅读**

5.阅读文章并批注你的阅读感受。

**杜甫埋伏在中年等我**

潘向黎

上苍厚我。从初中开始，我就听父亲在日常生活中聊古诗，后来渐渐和他一起谈论，这样的好时光有二十多年。

父女二人看法一致的很多：比如都特别推崇王维、李后主，特别佩服苏东坡；很欣赏“三曹”、辛弃疾；也都特别喜欢“孤篇横绝”的《春江花月夜》……也有一些是同中有异：比如刘禹锡和柳宗元，我们都喜欢，但是我更喜欢刘禹锡，父亲更喜欢柳宗元；“小李”和“小杜”，我都狂热地喜欢过，最终绝对地偏向了李商隐，而父亲始终觉得他们两个都好，不太认同我对李商隐的几乎至高无上的推崇。

最大的差异是对杜甫的看法。父亲觉得老杜是“诗圣”，唐诗巅峰，毋庸置疑。而当年的我，作为20世纪80年代读中文系、满心是蔷薇色梦幻的少女，怎么会早早地喜欢杜甫呢？

父亲对此流露出轻微的面对“无知妇孺”的表情，但从不说服，更不以家长权威压服，而是自顾自地享受他作为“杜粉”的快乐。他们那一代，许多人的人生楷模都是诸葛亮，所以父亲时常来一句“诸葛大名垂宇宙”“万古云霄一羽毛”，或者“三顾频烦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”，然后由衷地赞叹：“写得是好！”

他读书读到击节处，会来一句：“语不惊人死不休！”——这是杜诗；看报读刊，难免遇到常识学理俱无还耍无赖的，他会怒极反笑，来一句：“尔曹身与名俱灭，不废江河万古流。”——这也是杜诗；看电视里不论哪国的天灾人祸，他都会叹一声：“眼枯即见骨，天地终无情！”——这还是杜诗；而收到朋友的新书，他有时候读完了会等不及写信而给作者打电话，如果他的评价是以杜甫的一句“庾信文章老更成”开头，那么说明他这次激动了，也说明这次通话往往会持续一个小时以上。

父亲喜欢马，又喜欢徐悲鸿的马，看画册上徐悲鸿的马，有时会赞一句：“‘一洗万古凡马空’，是好。”——我知道“一洗万古凡马空”是杜甫《丹青引赠曹将军霸》中的一句，可是我总觉得老杜这样夸曹霸和父亲这样夸徐悲鸿，都有点夸张。我在心里嘀咕：人家老杜是诗人，他有权夸张，那是人家的专业需要，你是学者，夸张就不太好了吧？

有时对着另一幅徐悲鸿作品，他又说：“‘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。’着实好！”杜甫《房兵曹胡马》中的这两句，极其传神而人马不分，感情真挚，倒是令我心服口服。我也特别喜欢马，但不喜欢徐悲鸿的画，觉得他画得“破破烂烂的”（我曾当着爸爸的面这样说过一次，马上被他“逐出”书房），而人家杜甫的诗虽然也色调深暗，但是写得工整精丽，我因此曾经腹诽父亲褒贬不当；后来听多了他的以杜赞徐之词，又想：他这“着实好”，到底是在赞谁？好像还是赞杜甫更多。

父亲有时没来由就说起杜甫，用的是他表示极其赞叹时专用的“天下竟有这等事，你来评评这个理”的语气——“你说说看，都已经‘一舞剑器动四方’了，他居然还要‘天地为之久低昂’。”我说：“嗯，是不错。”父亲没有介意我有些敷衍的态度，或者说他根本无视我这个唯一听众的反应。他右手平伸，食指和中指并拢，在空中用力地比画了几个“之”，不知是在体会公孙氏舞剑的感觉，还是杜甫挥毫的气势。然后，父亲摇头叹息了：“他居然还要‘天地为之久低昂’！着实好！”我暗暗想：这就叫“心折”了吧。

晚餐后父亲常常独自在书房里喝酒，喝了酒，带着酒意在厅里踱步，有时候踱着步，就念起诗来了。《琵琶行》《长恨歌》父亲背得很顺畅，但是不常念——他总是说白居易“写得太多，太随便”，所以大约不愿给白居易太大面子。如果是“春江潮水连海平”，父亲背得不太顺，有时会漏掉两句，有时会磕磕绊绊，我便在自己房间里偷偷翻书看，找到他的“事故多发地段”。若是杜甫，父亲就都“有始有终”了，最常听到的是“车辚辚，马萧萧，行人弓箭各在腰。爷娘妻子走相送，尘埃不见咸阳桥。牵衣顿足拦道哭，哭声直上干云霄……”他总是把“哭”念成“阔”的音。有时候夜深了，我不得不打断他的“牵衣顿足拦道‘阔’”，说：“妈妈睡了，你和杜甫都轻一点。”

有一次，听到他在书房里打电话，居然大声说：“这篇文章老杜看过了，他认为……”我闻言大惊：什么？杜甫看过了？他们居然能请到杜甫审读文章？！原来，此老杜非彼老杜，而是父亲那些年研究的当代作家杜鹏程——长篇小说《保卫延安》的作者。有一些父亲的学生和读者，后来议论过父亲花那么多时间和心血研究杜鹏程是否值得，我也曾经问过父亲，对当初的选择时过境迁后作何感想。父亲的回答大致是：一个时代的作品还是要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它的价值，杜鹏程是个部队里出来的知识分子，他一直在思考时代和自我反思，他这个人很正派、很真诚。

有一天，我突发奇想，有了一个“大胆假设”：杜甫是“老杜”，杜鹏程也是“老杜”，父亲选择研究杜鹏程，有没有一点多年酷爱杜甫的“移情作用”呢？说不定哦！

“庾信平生最萧瑟，暮年诗赋动江关”，怎奈去日苦多，人生苦短。“儒术于我何有哉，孔丘盗跖俱尘埃”，可叹智者死去，与愚者无异。十年前，父亲去世时，我才真正懂得“莫自使眼枯，收汝泪纵横。眼枯即见骨，天地终无情”这几句的含义。可是我宁可不懂，永远都不懂。

父亲如此喜欢杜诗，于是，安葬他的时候，我和妹妹将那本他大学时代用省下来的伙食费买的、又黄又脆的《杜甫诗选》一页一页撕下来，仔仔细细地烧给他。

不过这时，我已经喜欢杜甫了。少年时不喜欢他，那是我涉世太浅，也是我与这位大诗人的缘分还没到。缘分的事情是急不来的——又急什么呢？

改变来得非常彻底而轻捷。那是到了三十多岁，有一天我无意中重读了杜甫的《赠卫八处士》：

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。

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。

少壮能几时？鬓发各已苍！

访旧半为鬼，惊呼热中肠。

焉知二十载，重上君子堂。

昔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。

怡然敬父执，问我来何方。

问答乃未已，驱儿罗酒浆。

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

主称会面难，一举累十觞。

十觞亦不醉，感子故意长。

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。

这不是杜甫，简直就是我自己，亲历了那五味杂陈的一幕——二十年不见的老朋友蓦然相见，不免感慨：你说人这一辈子，怎么动不动就像参星和商星那样不得相见呢？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，能让同样的灯烛照着！可都不年轻喽，彼此都白了头发。再叙起老朋友，竟然死了一半，不由得失声惊呼，心里火烧似的疼。没想到二十年了，我们还能活着在这里见面。再想起分别以来，变化有多大啊，当年你还没结婚呢，如今都儿女成行了。这些孩子又懂事又可爱，对父亲的朋友这么亲切有礼，围着我问我从哪儿来。你打断了我和孩子的问答，催孩子们去备酒。你准备吃的，自然是倾其所有，冒着夜雨剪来的春韭肥嫩鲜香，还有刚煮出来的掺了黄粱米的饭，格外可口。你说见一面实在不容易，自己先喝，而且一喝就是好多杯。多少杯也不醉，这就是故人之情啊！今晚好好共饮吧，明天就要再分别，世事难料，命运如何，便两不相知了。

这样的诗，杜甫只管如话家常一般写出来，我读了却有如冰炭置肠，倒海翻江。

就在那个秋天的黄昏，读完这首诗，我流下了眼泪——我甚至没有觉得心酸、感慨，眼泪就流下来了。奇怪，我从未为无数次击节的李白、王维流过眼泪，却在那一天，独自为杜甫流下了眼泪。原来，杜甫的诗不动声色地埋伏在中年等我，等我风尘仆仆地进入中年，等我懂得了人世的冷和暖，来到这一天。

我在心里对梁启超点头：您说得对，杜甫确实是“情圣”！我更对父亲由衷地点头：您说得对，老杜“着实好”！

那一瞬间，一定要用语言表达，大概只能是“心会”二字。

也许父亲会啼笑皆非吧？总是这样，父母对儿女多年施加影响却无效的一件事，时间不动声色、轻而易举就做到了。

此刻的我突然担心：父亲在世的时候，已经知道我也喜欢杜甫了吗？我品读古诗词的随笔集《看诗不分明》出版时，已经是2011年，那时父亲离开快五年了。我赶紧去翻保存剪报的文件夹，看到了自己第一次赞美杜甫的短文，是2004年发表的，那么，父亲是知道了的——知道在杜甫这个问题上，我也终于和他一致了。真是太好了。

岁月匆匆，父亲离开已经十年。童年时的唐诗书签也已不知去向。幸亏有这些真心喜欢的古诗词，依然陪着我。它们就像一颗颗和田玉籽料，在岁月的逝波中沉积下来，并且因为水流的冲刷而越发光洁莹润，令人爱不释手。

（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《梅边消息——潘向黎读古诗》一书 《读者》供稿）